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七回 石季龍力擒雙將

話說石珠兵馬在良鄉村駐了三日，第四日正要動身，只見軍士慌慌忙忙走進報導：「前面有一隊軍馬，不知何處來的，都打著紅旗，裹著紅巾，為首一位少年將軍，穿著金盔金甲，手提竹節鋼鞭，飛馬而來，已到營前，乞元帥定奪。」石珠見說，連忙令慕容廆出營探看。慕容廆即時披掛端正，手提金鋼，騎了白文龜出營。果然見一隊兵早已衝了營前。見慕容廆引兵而出，那少年將軍便將軍馬扎住，高聲叫道：「你們紮的兵馬，可是石元帥與劉元帥的軍麼？」慕容廆不知原由，答道：「我們正是石元帥軍馬，你是何處將官？引兵到此，莫非是甚麼奸細麼？」那少年將軍見說正是石家兵，連忙滾下黃驃駒，說道：「小將洛陽崔賓佐，號子明，特來相投劉石二元帥麾下。不知將軍姓甚名誰，望乞轉達，足感高誼。」慕容廆道：「果是真心來投，且少待，待我稟過元帥，卻來相請。」說罷，遂翻身入營，對石珠等告知，石珠見有將官來投，心下甚喜，親自出營相請。同進營中，與眾人一個個見過。石珠道：「將軍從洛陽而來，必知朝廷之事，不識目今國事何如？」崔賓佐道：「目今張茂生與裴逸民專政，棄禮義而附賈後，司馬氏各擁重兵，自相仇怨，將來骨肉之間，必有不安，所以小將不辭跋涉，遠投麾下。晉陽城郭完固，人民富饒，得而守之，然後分兵征伐不道，天下大定矣。」石珠見崔賓佐說話與諸將同意，心下大喜，就封賓佐為積弩將軍。傳令即日拔寨起行，竟望潞安府而來。離城一里下寨，遣副先鋒呼延晏挑戰。城中守將卻是周處、孟觀二人，俱有文武全才。當下聽得石家兵馬臨城，二人便商量應敵。周處道：「石珠兵馬浩大，手下兼有智謀之士，前日長平關一鼓而破，若與他戰，未必全勝，不若堅守不出，以老其師，特出雄兵，以截其糧。彼既進不得戰，退迫於飢，不出一月，必有內潰，然後出兵以迫之，石珠不足平矣。」孟觀道：「將軍素稱武勇，言何怯也！石珠烏合之眾，必不足懼，所以破長平關者，未逢敵手耳！今若堅守不出，必貽笑於彼，便道晉朝無有人物。周將軍但引兵出戰，下官隨後就來接應，管取一戰而擒石珠。」

周處不得已，披掛上馬，引兵三千，開東門出戰。只見呼延晏手提青龍刀，身騎剪尾豹，引兵衝突而來。兩下相見，各射住陣腳，將兵馬排開。呼延晏出陣問道：「來將莫非是周將軍麼，何不下馬投降？」周處提槍躍馬答道：「既知我名，就當退避，何敢揚威耀武，稱乾比戈。」呼延晏道：「我乃呼延晏是也。將軍射虎斬蛟，英雄蓋世，今事此無道，有何益處？到不如相從我們，永保富貴。」周處大怒道：「無知匹夫，既聞我斬蛟射虎之雄，何不投降？敢來犯順，不殺你決不干休！」說罷，提槍刺來，呼延晏舞刀相迎，兩下一場大殺。但見：

愁雲暗暗，怨霧蒙蒙。戰鼓咚咚不絕，鋼刀晃晃相加。一個騎的怪獸，渾如風捲殘雲；

一個跨的名馬，卻是濤飛雪浪。周將軍是文武全才，那怕軍中馳騁；呼延晏乃英雄間出，豈肯陣上貪生。

正是將軍不怕死，怕死不將軍。

兩個戰上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周處一根槍，使得神出鬼沒，更無破綻。呼延晏暗暗喝采，撥轉坐騎就走。周處隨後追來，呼延晏取出小小朱紅盒子，揭去盒蓋，只見一隻金鷹騰地飛出，望著周處左眼啄來，周處大叫一聲，措手不及，被呼延晏回轉身來，連人帶馬一刀砍死。正是：

可憐善戰周家將，忽作軍前刀下人。

呼延晏殺了周處，收了金鷹，引兵驅殺一陣，奪了許多軍仗器械，收軍回營，向石珠報功。石珠大喜，說道：「周處是城中勇將，今既被殺，城中喪膽，此城不日便當為我有。」正說間，忽報孟觀在營外索戰，石珠道：「孟觀之勇，不下週處。誰敢出戰？」只見帳前轉過衛將軍張方，說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石珠許之。

張方提刀出陣，孟觀喝道：「來將可是呼延晏麼？」張方道：「非也，我乃衛將軍張方。」孟觀道：「既不是呼延晏，我不殺你，可叫呼延晏出來，償周處的罪。」張方大怒道：「你敢小觀我麼？」不由分說，提刀便砍。孟觀也舞刀相迎，不上數台，孟觀大喊一聲，一刀砍來，張方用力一閃，跌於馬下，被孟觀再復一刀，結果了性命。

敗軍回報石珠，石珠大怒，便令呼延晏出戰。只見帳前轉過齊萬年，說道：「不須副先鋒出去。待小將去擒此匹夫，為張將軍報仇。」說罷，不等石珠開口，一匹馬早已衝出陣來，大罵道：「孟觀小夫，敢殺我大將，快下馬受縛，免你一死，不然教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孟觀大怒，更不答話，舞刀就砍。兩個自午至申，戰上百有餘合，未分勝負。孟觀心生一計，拖刀便走，萬年不捨，緊緊迫來。孟觀聽得背後馬鈴響，暗暗歡喜，等他馬來得較近，背砍一刀，卻砍中萬年馬首，將萬年跌下馬來，被孟觀活捉上馬，殺散餘兵，入城去了。

石珠聽知萬年被擒，忙使慕容廆出營追趕，城門已自閉緊。慕容廆引兵追至城下，叫軍士四面攻打，城上炮石滾下，打傷無數軍士，只得引兵回營。石珠見齊萬年又被擒去，心下悶悶不悅，對諸將道：「一個城也不曾取得，卻損了我兩員大將，安能望取晉陽？」劉弘祖道：「勝敗乃兵家之常，何足介意。明日等小將去見一陣，一定要擒孟觀為二將報仇。」石珠道：「只怕孟觀勇猛，副元帥非他敵手。」劉元海道：「元帥何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小將明日一定要去擒他。」當下憤憤的退出帳外。

過了一夜，至明日，也不等石珠傳令，竟自點雄兵三千，結束齊整，跨上烏龍騾，手提金鞭，竟至城下索戰。守城軍士報知孟觀，孟觀即時披掛上馬，開城出戰。見了劉元海，不覺失笑道：「如此小孩子也來索戰，豈不枉送了性命。」便喝道：「你是甚麼小兒，乳臭未乾，即來臨陣。」劉弘祖道：「平陽劉弘祖，誰不知名，卻來問我！你說我小麼，我年雖小，志卻不小，管取併吞了你，為張、齊二將軍報仇。」孟觀大笑道：「以我之力，要破汝只消指顧間耳，敢說些大話，真小子也。」劉弘祖見說，更不再答，提起金鞭打來。孟觀忙舞刀相迎，戰有一個多時，劉弘祖終是氣力不加，抵敵不住，撥轉烏龍騾就走。孟觀拍馬來追，卻得崔賓佐衝出陣來，讓過弘祖，接住就殺。兩下又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，因見天色漸晚，只得鳴金收軍。

次日，石珠商量調將攻城，只見帳前轉過張杰，說道：「量一孟觀，有何技能？吾兵連敗於他，今日若不擒獲，便為我等無用。待小將與他見一陣看，果有武藝，當以計服之。」石珠依言，就令張杰出戰。張杰披掛齊整，正待出戰，只聽營門外，金鼓震天，喊聲大起，恰好是孟觀引兵來到。張杰聽知大怒，兩下相見，更不答話，接住就殺。自辰至午，戰上百餘合，更無高下。

石珠陣上惱了石季龍，手提蛇矛，跨上赤兔，衝出陣來，大叫：「孟觀不要逞強，有我在此！」喊聲未絕，一蛇矛刺來，卻從孟觀脅下搠過。孟觀棄了張杰，來戰石季龍，晉兵陣上，卻撞出黃祥來，與張杰接住就殺，四個人絞成一團，真正是場好殺。有詩為證：

無端戰鼓動山城，戈戟相加神鬼驚。

漠漠愁雲渾未已，英雄千古恨吞聲。

四個人戰勾多時，只聽一聲響亮，一將落馬，卻是石季龍將孟觀逼開大刀，捉過坐騎，擲於地下，被軍士縛住。黃祥見孟觀被擒，撇了張杰，向前逃走，石季龍將赤兔拍趕向前，喝道：「黃祥待走那裡去？」這聲喝，就像牙縫裡起個霹靂，黃祥吃了一驚，丟槍而逃，被石季龍趕上，輕舒猿臂，捉於馬上，也擲於軍士縛了。後人讀史至石季龍力擒雙將，有詩單道其勇，詩云：

晉將有孟觀，城外建兵端。舉旗復斬將，軍中心膽寒。

那知石季龍，英雄更不同。一戰擒雙將，聲名蓋河東。

河東上黨地，猛將盡逃空。士女吞聲泣，鬼神恨不窮。

自此晉陽地，先聲指日通。

石季龍既擒二將，引動大軍，令張杰一齊殺到城下。城中聽知主將被擒，不敢出戰，竟自開門出降。石季龍引兵竟至帥府坐

下，遣張杰報知石珠。

石珠見說得了潞安府，不勝大喜，遂拔寨入城。石季龍出轅門迎接，石珠先安慰了一番。季龍押過孟觀、黃祥，跪在階下。

石珠道：「將軍等英雄蓋世，肯從我共圖富貴否？」孟觀道：「吾等既受晉祿，安肯投降將軍，願乞一死足矣。」石珠道：「好鳥擇木而棲，良臣擇主而事。將軍具不世之略，事此昏庸，必以將軍為不智。況將軍先世原非晉臣，何必以此自拘？」石季龍也說道：「如今晉室擾亂，豪傑蠱起，以將軍之才，從我等征伐四方，大功指日可待，奈何自踏於危亡之地哉？」孟觀聽二人之言，心下也有幾分降意，回看黃祥道：「將軍以為何如？」黃祥道：「小將唯元帥之意，安敢立異？」孟觀聽說，知黃祥已有意歸降，只得對石珠道：「既蒙不殺，願為將軍一卒。」石珠大喜，忙令石季龍解去其縛，扶入帳中。監中去取齊萬年，彼此相見了。石珠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叫置酒帥府，與眾將賀功，就封孟觀為安平大將軍，鎮守潞安州，黃祥為副將軍，協理軍事。

在城中停軍十日，與眾將商議，分兵先取平陽諸鎮，然後引大隊人馬攻取晉陽。只見孟觀起身說道：「小將蒙元帥不殺之恩，有一計奉獻，管取諸郡，不勞兵戈，唾手而得，竟引兵直抵晉陽，大業不日可成。」石珠大喜道：「將軍有何妙計？願聞其詳。」

孟觀道：「太原要地，不過晉陽、雲中、上黨、西河而已，其餘義寧等郡，城郭褊小，不足為慮。今上黨已為元帥所有。而平陽守將糜弘，與雲中守將趙謙，西河守將韓志道，平日與小將俱有八拜之交，誓同生死。只要小將馳一封書去，告以禍福，彼必傾心來歸。三處既歸，義州等郡也必望風而降，縱或不降，也不足為患。元帥竟以重兵直抵太原，城孤勢寡，不日而下。太原既定，並州之地已為元帥所有，然後旋師而反，直取洛陽，雖有智者，不能為之計矣。」石珠聽罷，躍然大喜道：「天下英雄之士，智謀略同。前日出兵之時，稽軍師與劉元帥，勸我先定晉陽，後取洛陽，正與軍師之意相同。今將軍既有此心，何不即日馳書諸郡，看其動靜，以便進兵。」孟觀依言，即時取過文房四寶，修下三封書信，遣的當將官，分投去了，有分教，此一去：

不日三秦傳檄定，晉陽城外建兵端。